

記康熙《皇輿全覽圖》的測繪 及其版本

李孝聰
北京大學
歷史系

提 要

康熙時期全國總圖的繪製，經歷從編制《大清一統志》時傳統輿圖的繪製向經緯度實測地圖的轉變。在康熙與路易十四兩位君主的支持下，來華傳教士參與了《皇輿全覽圖》的測繪。本文利用原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及《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的記載，描述傳教士同中國官員一起在各地測繪地圖，以及圖稿如何傳遞給康熙皇帝的過程。比較各地所藏《皇輿全覽圖》的測繪圖稿、墨繪設色謄繪本、木刻印本、銅版印本之間的差異。《皇輿全覽圖》印本傳送到巴黎以後，1737年法國製圖師唐維爾（d'Anville）增補了歐洲人東來亞洲沿途所記的資料，修訂而成《中國、蒙古與西藏新地圖》（*Carte la Plus Générale et qui Comprend la Chine, la Tartarie Chinoise et le Thibet*），在巴黎用法文出版，其更為詳盡精確的內容開創了十八世紀西文亞洲地圖的新時代。康熙皇帝與法王路易十四成就了經緯度測量與地圖繪製東西方科學交流的時空傳遞。

關鍵詞：輿圖房檔案、傳教士、硃批奏摺、皇輿全覽圖版本

一、康熙朝全國地圖測繪、圖稿傳遞與收藏

康熙時期全國總圖的繪製，經歷了從編製《大清一統志》時傳統輿圖的繪製向經緯度實測地圖的轉變。本文不準備探討康熙帝延請耶穌會士參與輿圖繪製的動因，而是介紹康熙皇輿全圖的版本，為此先讓我們綜合史料描述康熙時代各地測圖和傳遞圖稿到京師的過程。

（一）記載康熙時期《皇輿全覽圖》測繪的史料

在康熙與路易十四兩位君主的支持下，來華傳教士參與了《皇輿全覽圖》的測繪。根據目前傳世的中外文史料記載，可以瞭解傳教士同中國官員一起在各地測繪地圖以及圖稿如何傳遞給康熙皇帝的情況。

其一，康熙朝留下的滿漢文硃批奏摺。各地巡撫、總督呈送的奏摺記載了參加人員、測繪程式及呈送中央的過程。

其二，法國傳教士杜赫德（J.B. Du Halde）編纂《中國帝國和蒙古地理、歷史、編年史、政治與自然情況的概述》（*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序言中根據來華傳教士們的報告記述了康熙時期測繪全國地圖過程，參加人員及繪圖採用的方法。¹

其三，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以下簡稱一檔館）保存一份手寫的原清宮內務府造辦處輿圖房活計檔《天下輿圖總摺》，記錄了自康熙二十四年（1685）至雍正十二年（1734）之間交到內務府保存的各類輿圖名目。通過《天下輿圖總摺》收圖目錄記載自康熙四十九年（1710）至康熙五十五年（1716）期間各省呈交有度數的各省輿圖，可以驗證輿圖送達的準確日期。

其四，來華耶穌會士的日記、著述或書信集，記載了其參與康熙時期大地測量和繪製地圖的一些情況。

杜赫德在其書中整理的測繪中國地圖紀事，是這樣描述測量各直省、將軍轄區大地經緯座標並繪製地圖的情況：

1. 康熙四十七年五月十七日（1708年7月4日）始，至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三十日（1709年1月10日）止，第一次測繪京師附近長城地圖。

1 杜赫德編纂，葛劍雄譯，〈測繪中國地圖紀事〉，頁206-212。

由白晉（Joachim Bouvet，1656-1730）、雷孝思（Jean Baptiste Régis，1663-1738）、杜德美（Pierra Jartoux，1668-1720）測量京城北邊與內蒙古接壤的長城的確切位置。兩個月後白晉患病，雷孝思與杜德美完成了工作。康熙四十八年（1709）他們回北京時帶來了十五呎的長城邊地圖。在《天下輿圖總摺》中記載：「康熙四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奉旨交來長城圖一張」。從時間來看，此長城圖與白晉等人測繪完成長城地圖的時間相符，只是沒有注記「有度數」，目前在北京一檔館和國立故宮博物院保存若干幅傳統青綠畫形式的長城圖，而尚未看到這張實測長城圖。

2. 康熙四十八年四月二十二日（1709年5月8日）始，測量長城口外至盛京地區圖。

由雷孝思、杜德美、費隱（Xavier-Ehrenbert Fridelli，1673-1743）自北京啟程出長城口外，至盛京地區測量，至朝鮮邊境圖們江，同年在北緯 40 度處返回。因鴨綠江、圖們江二江間未詳晰，康熙五十年（1711）又命烏喇總管穆克登偕按事部員復往詳察。繪成的地圖覆蓋盛京（今遼寧省）以及與之相隔鴨綠江的朝鮮北界。

《天下輿圖總摺》記載：

「康熙四十八年十一月初一日，奉旨交來烏拉關東等處紙圖一張。」

「康熙四十八年十一月初四日，本房傳旨交來盛京等處圖一張、盛京圖二張。」

目前在一檔館保存著十餘幅表現盛京地區的地圖，其中兩幅標有《盛京全圖》帶度數的地圖，一為滿文注記，一為漢字注記，應當是那次測量時繪製的地圖。

3. 康熙四十九年六月二十六日（1710年7月22日）開始，測量烏蘇里江、黑龍江地區圖。

雷孝思、杜德美、費隱奉命從圖們江繼續向北進發，直到薩哈林烏拉（黑龍江）入海口，大致緯度範圍是緯度四十至四十五度。然後溯流而上，經黑龍江城、墨爾根到達齊齊哈爾城，十二月十四日傳教士們完成了烏蘇里江圖、黑龍江口圖、黑龍江中圖、黑龍江源圖。

《天下輿圖總摺》記載：

「康熙五十年二月二十四日，奉旨交來松花江黑龍江烏蘇里江三江歸一處圖一張。」

《天下輿圖總摺》中記錄的東北地區地圖，從交圖的時間反推測量的時間，兩者很吻合，不過尚不能肯定《天下輿圖總摺》中記載的那些地圖就是傳教士測繪完成的地圖。

在一檔館見過《黑龍江口圖》、《黑龍江中圖》、《黑龍江源圖》的彩繪本和木刻本地圖，應當是那次測量時繪製的地圖。

4. 康熙四十八年到五十五年（1709-1716）長城以內各地的大地測量、各省全圖的繪製與呈送。

康熙四十八年十一月十日（1709年12月10日）開始，康熙四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1710年6月20日）結束，雷孝思、杜德美、費隱負責進行北直隸省地圖的測繪。

《天下輿圖總摺》記載：「康熙四十九年七月初三日，奉旨交來有度數直隸全省圖一張。」這條史料說明五月二十三日直隸測量工作完成，至七月初三日呈送地圖，其間的時間僅僅相差四十天。

直隸全省測量完成之後，為加快進度，分為兩隊。一隊由雷孝思與麥大成（Jean-François Cardoso, 1676-1723）負責測繪山東省地圖，於康熙五十年（1711）繪成。《天下輿圖總摺》記載：「康熙五十年十月二十日，奉旨交來有度數山東全省圖一張。」即此成果。

另一隊由杜德美、費隱與山遙瞻（Guillaume Bonjour Fabre, 1669-1714）等三人，出長城直至哈密，測量喀爾喀蒙古地區。

康熙五十一年（1712），麥大成結束山東地區的測圖之後，奉命轉去山西與湯尚賢（Pierre-Vincent de Tartre, 1669-1724）會合，測繪山西和陝西兩省的地圖。杜赫德的書中沒有記錄測繪山西、陝西二省輿圖的準確時間。不過，《天下輿圖總摺》記載：「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初九日，奉旨交來有度數山西全省圖一張。」這與康熙五十年十月麥大成完成山東地圖繪製之後轉往山西測圖的時間基本吻合。

河南省地圖的測繪是由馮秉正（Joseph-Anna-Marie de Moyriac de Mailla, 1669-1748）與德瑪諾（Romin Hinderer, 1669-1744）奉命協助雷孝思完成。²

2 杜赫德書中記載為肯特雷（Kenderer）。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記載參與河南省測圖者為德瑪諾（Romin Hinderer），二人西文名字形似，疑杜氏所記有誤，頁608、622-623。

根據《天下輿圖總摺》記載：

「康熙五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熱河帶來有度數河南全省圖一張。」

「康熙五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熱河帶來有度數江南全省圖二張。」

同一天從熱河帶到京城來有經緯度數的河南、江南二省地圖，是由江寧巡撫張伯行呈送。〈江寧巡撫張伯行奏進江南及河南輿圖摺〉記錄了此事：

「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巡撫江寧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張伯行謹奏：為遵旨恭進輿圖仰祈睿鑒事。康熙伍拾貳年伍月拾柒日，准兵部咨，奉旨：『往河南、江南畫輿圖去的官，拜唐阿、西洋人不必回來，就從彼處往浙江周〔舟〕山等處、福建臺灣等處畫去。但走海時，着你等謹慎。看好天色時節行走，不必急了，須要仔細。再下旨與他們：伊等若畫完一省，將輿圖就交與該撫，着家人好生送來，欽此。』臣查江南、河南輿圖，已經欽差護軍參領臣陶蕃齊等，經臨各府、州、縣，丈量繪畫，起程北上。臣准部咨，隨即飛檄江蘇布政使臣牟欽元，備文肅差前至淮安紅花埠地方，知會回南。於閏五月初捌日抵蘇，准護軍參領臣陶蕃齊等，將所畫江南、河南輿圖，於初玖日交臣恭進。現催江南驛道，換給勘牌，前往浙、閩貳省繪畫輿圖。欽惟我皇上文德武功迥邁唐虞三代，而薄海內外九侯甸要荒之域，靡不久邀睿照。今復奉諭旨，遣員繪畫各省輿圖，仰見聖天子智周六合，無遠弗屆之至意。臣謹遵旨，將所畫江南、河南輿圖，肅差家人謹慎賞捧，赴京進呈，恭候御覽。理合具摺奏聞，伏乞睿鑒施行。康熙伍拾貳年（1713）閏五月初拾日。」³

張伯行奏摺日期是康熙五十二年（1713）閏五月初十日，《天下輿圖總摺》登錄送達的日期是同年六月二十八日，當時康熙適在熱河行宮「奉皇太后避暑塞外」。⁴由此可知，地方繪製完成的輿圖需要直接送到皇帝當時所在的地方。

通過〈江寧巡撫張伯行奏進江南及河南輿圖摺〉，還可以知道參與繪製河南全省圖與江南全省圖的清朝官員和西洋傳教士隨後又直接趕赴浙江、福建二省測繪，分別於當年十二月及康熙五十三年（1714）九月工畢，可據〈浙江巡撫王度昭奏呈浙江全省輿圖摺〉為證：

3 〈江寧巡撫張伯行奏進江南及河南輿圖摺〉，康熙五十二年閏五月初十日，《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冊4，頁856-859。

4 《聖祖仁皇帝實錄》，卷二五五，頁552:1，康熙五十二年五月丙戌日。

「浙江巡撫臣王度昭俯伏奏為遵旨進呈事：臣于康熙伍拾貳年伍月貳拾日接准兵部咨文，內開：奉旨：『往河南、江南畫輿圖去的官，拜唐阿、西洋人不必回來，就從彼處往浙江舟山等處、福建臺灣等處畫去。但走海時，著伊等謹慎看好天色時節行走，不必急了，須要仔細。再下旨與他們：伊等若畫完一省，將輿圖就交與該撫，著家人好生送來，欽此。』移咨到臣欽遵在案。今于康熙伍拾貳年拾貳月初伍日，准欽差繪畫輿圖、護軍參領陶蕃齊等，將繪成浙江全省輿圖一軸，並奏摺一本，交臣恭進前來。臣欽遵俞〔諭〕旨，謹照原封圖摺，著家人鄭守經齎捧進呈，伏乞皇上睿覽施行。康熙伍拾貳年拾貳月初陸日。」⁵

《天下輿圖總摺》記載：

「康熙五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四執事太監張起麟傳旨交來有度數浙江全省圖一張。」

「康熙五十三年九月二十日，奉旨交來有度數福建全省圖一張。」

也就是說《浙江全圖》送到京城，較《江南全圖》晚了七個月；而《福建全圖》則再晚九個月才送到。這與浙閩兩省山川崎嶇，沿海島嶼、臺灣又隔海交通不便有關。

江西、廣東和廣西三省大地測量與製圖，於康熙五十二年（1713）六月初九日始繪，十二月二十五日畫完，係由湯尚賢、麥大成與清朝官員李秉忠、綽爾代、苗受等共同負責。《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內〈江西巡撫佟國勳奏為賁送江西輿圖摺〉記載了此事：

「江西巡撫奴才佟國勳謹奏：為欽奉上諭事，竊照江省繪畫輿圖一案，奴才於康熙伍拾貳年伍月貳拾伍日，接准兵部咨開：奉旨：『江西、廣東、廣西省，着李秉忠、西洋人麥大成、湯尚賢去。』又奉旨：『郎中綽爾代、五官正苗受着派往江西、廣東、廣西省。』再下旨：『與畫圖去的人等如畫完一省，就交該撫派的當家人好生送來，並准工部咨同前由各等因移咨，欽此。』今於拾貳月貳拾伍日，准欽差移開江西統省輿圖，現今告成等因，併賁送輿圖前來。奴才欽遵俞〔諭〕旨派的當家人王聯，於康熙伍拾貳年拾貳月貳拾陸日，自省起程，敬謹賁送來京，進呈御覽。所有恭送輿圖，

5 〈浙江巡撫王度昭奏呈浙江全省輿圖摺〉，康熙五十二年十二月初六日，《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冊5，頁288-290。

理合具摺奏聞，伏乞皇上睿鑒。……。康熙伍拾貳年拾貳月貳拾陸日。」

〔康熙皇帝硃批：〕「知道了。畫圖人員行事如何，具實奏來。」⁶

由於康熙皇帝需要瞭解畫圖人員在江西究竟是按怎樣的步驟和地區依次畫出來的，所以康熙五十三年（1714）二月十七日江西巡撫佟國勳再呈具奏摺加以具體說明：

「江西巡撫奴才佟國勳謹奏：為遵旨奏聞事。竊奴才前將欽差畫完江西通省輿圖，遵旨派的當家人具摺賞送進呈御覽。今奉主子御筆批示：『知道了，畫圖人員行事如何，具實奏來，欽此。』查畫圖欽差綽爾代等，於上年陸月初玖日，入江西境，由九江府屬畫起，後到省城。奴才等曾請過酒席，送過吃食。畫完南、新兩縣圖式，即往饒州、廣信等府屬繪畫去。訖拾貳月內畫完，隨往廣東省去。奴才知各府縣內，俱送過酒席、吃食，地方並無騷擾，在欽差畫圖人員，狠遵主子王法，行事甚是安靜。今奉御批下問奴才，理合具實奏聞，伏乞皇上睿鑒。……。康熙伍拾叁年貳月拾柒日。」

〔康熙皇帝硃批：〕「知道了。」⁷

通過佟國勳的奏摺，可知江西省測圖先由北部的九江府屬境開始，向南到達省城南昌府。畫完南昌府附郭南昌、新建兩縣圖後，向東測繪饒州、廣信兩府之屬境；再逐步向南測繪省境中南部的十個府的地圖，結束江西測圖後，翻越大庾嶺進入廣東省繼續測圖。五官正，係清朝欽天監時憲科主官，掌管編制曆書、繪圖事務，故奉命和傳教士一起參與測圖。測圖人員每到一處，當地府縣官府照例皆須負擔食宿，但不可過分擾民。湯尚賢等測繪（山西、陝西）二圖畢，還京覆命。其所繪圖方廣約十呎。康熙帝覽後謂某河位置有誤，尚賢委婉面陳其測繪不誤，帝意始解。⁸故，此次康熙皇帝特別要具實奏報畫圖人員如何行事，揣測與之有關。

《天下輿圖總摺》記載：

「康熙五十三年正月十九日，太監劉尚傳旨交來有度數江西全省圖一張。」

從康熙五十二年（1713）五月二十六日開始江西測圖，至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6 〈江西巡撫佟國勳奏為賞送江西輿圖摺〉，康熙五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冊5，頁328。

7 〈江西巡撫佟國勳奏為遵旨奏聞來省繪畫輿圖人員情形摺〉，康熙五十三年二月十七日，《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冊5，頁433。

8 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湯尚賢〉，頁602。

告成，次日即遣人從南昌送往北京，翌年（1714）正月十九日交到內務府造辦處。總共花費二十五天，輿圖奏報呈送的速度相當迅速了。

廣東、廣西二省測圖亦由湯尚賢、麥大成和綽爾岱等接續，康熙五十三年（1714）十月初五日完成廣東全圖。參見〈廣東巡撫滿丕奏進廣東省全圖摺〉：

「廣東巡撫奴才滿丕謹奏：為奏地圖事。康熙五十二年閏五月，准兵部咨稱，奉上諭：『派郎中綽爾岱、武官鄭妙手，前往江西、廣東、廣西可也。倘一省之圖畫完，立即交付該巡撫，派家人送來可也，欽此。』康熙五十三年十月初五日，理藩院郎中綽爾岱等已將廣東省全圖繪完，交與奴才。本日，立即遣奴才之家人南景賞捧，謹奏。為此具摺謹奏。廣東巡撫奴才滿丕。」⁹

《天下輿圖總摺》記載：

「康熙五十三年（1714）十二月二十四日，奉旨交來有度數的廣東全省圖一張。」

廣西全圖的送達遲至第二年九月，因為那一年皇上又去熱河避暑。『康熙五十四年（1715）九月二十五日，熱河帶來有度數的廣西全省圖一張。』

四川、雲南、貴州、湖廣等四省的測圖先由費隱、山遙瞻負責，不料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1714年12月25日）山遙瞻病死於雲南孟定。康熙五十四年（1715）三月二十四日，雷孝思奉命去雲南接手，以完成該省地圖。測圖先從四川北部與陝西接壤的保寧府屬廣元縣起始，至東川府畫完四川全省地圖；隨由東川府入雲南省境畫圖，雲南地圖繪畢，再轉入貴州測圖；最後進入湖廣。事俱見康熙朝漢文硃批各省巡撫奏摺彙編的記載。

康熙五十三年（1714）〈四川巡撫年羹堯奏進川省輿圖摺〉：

「四川巡撫、加三級臣年羹堯謹奏：為恭進川省輿圖事。臣於康熙五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接准兵部移咨，奉旨：『特遣武英殿監視布尔賽、西洋人費隱、單戈占、嚮導護軍參領英柱、吏部郎中郎古禮、欽天監監副雙德，前往四川、雲南、貴州、湖廣四省繪畫輿圖。』又奉旨：『畫完一省即將輿圖交該巡撫，着家人好生送來，欽此。』欽遵臣即通行所屬各府、州、縣、

9 〈廣東巡撫滿丕奏進廣東省全圖摺〉，康熙五十三年十月初五日，《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980。

營、驛等官，遵照部文，預備馬匹，並需用志書、旗鑼等項伺候。於康熙五十二年六月十二日，布尔賽等由四川北界保寧府屬之廣元縣畫起，於康熙五十三年六月初十日至東川府畫完川省全圖，即將全圖交與臣家人魏之輝收明。布尔賽等隨由東川入滇畫圖去訖。今臣家人魏之輝齎捧全圖，於七月初一日至成都府。臣謹遵旨繕寫奏摺，封固輿圖，嚴諭家人魏之輝小心齎捧，恭呈御覽。布尔賽等奏摺一封，內五件，一併附進，理合聲明。臣實不勝屏營之至。」¹⁰

在《天下輿圖總摺》裡沒有交來四川有度數全省圖的記錄。根據四川巡撫年羹堯的奏摺，可以推知四川全省地圖的測繪開始於康熙五十二年（1713）六月十二日，康熙五十三年（1714）六月初十日結束。「單爻占」即山遙瞻，過去翁文灝先生譯作「潘如」。川省全圖的測量是從四川北界保寧府屬之廣元縣畫起，至南界東川府畫完，立即由東川入雲南畫圖。康熙皇帝在年羹堯奏摺上的硃批：「知道了。」是康熙五十三年七月初二日具，證明四川有度數全省圖即此日交到正在熱河避暑的康熙帝手中。

康熙五十四年十一月初二日，〈貴州巡撫劉蔭樞奏報齎送貴州輿圖摺〉：

「貴州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三級臣劉蔭樞謹奏：欽差繪畫輿圖大人，西洋曆法雷孝思、西洋曆法費隱、嚮導護軍參領英珠（柱）、吏部郎中郎務禮、欽天監右監副雙德、武英殿監視常保，於拾月叁拾日將貴州輿圖畫畢，齎送到臣。臣謹遵家人，兼程齎送來京，進呈御覽。理合具摺奏聞。康熙伍拾肆年拾壹月初貳日。」¹¹

〔康熙皇帝硃批：〕「知道了。並無差大臣去。摺內程大人不合，大人是誰，察明再奏。」

按，此段批語表明康熙皇帝詢問「欽差繪畫輿圖大人」是何人，反映其對測圖體制的嚴格掌控。

《天下輿圖總摺》記載：

「康熙五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熱河帶來有度數雲南全省圖一張。」

10 〈四川巡撫年羹堯奏進川省輿圖摺〉，康熙五十三年七月初二日，《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冊5，頁674-676。

11 〈貴州巡撫劉蔭樞奏報齎送貴州輿圖摺〉，康熙五十四年十一月初二日，《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冊6，頁605-606。

「康熙五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奉旨交來有度數貴州全省圖一張。」

「康熙五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口外帶來有度數湖廣全省圖一張。」

由此可證實雲南、貴州、湖廣三省全圖是依次完成後呈送的，而且都是先送到康熙皇帝所在的熱河行宮。

以往的研究，多根據杜赫德的《測繪中國地圖紀事》的記載，對各省測圖具體的記載，依然有些模糊的地方。現在利用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保存的《天下輿圖總摺》，同時參考現存《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記載當時地方官員奏報的內容，可以比較清晰地勾勒出康熙朝全國大地經緯座標測量，地圖圖稿繪製，以及圖稿遞送的詳細過程。現將康熙四十九年至五十五年（1710-1716）已知《皇輿全覽圖》測圖人員及圖稿繪製遞送的時間歸納如下：

康熙四十九年（1710）七月初三日，奉旨交來有度數直隸全省圖一張。雷孝思、杜德美、費隱測繪。

康熙五十年（1711）十月二十日，奉旨交來有度數山東全省圖一張。雷孝思、麥大成測繪。

康熙五十二年（1713）三月初九日，奉旨交來有度數山西全省圖一張。麥大成、湯尚賢測繪。

康熙五十二年（1713）六月二十八日，熱河帶來有度數河南全省圖一張。雷孝思、馮秉正、德瑪諾、拜唐阿測繪。

康熙五十二年（1713）六月二十八日，熱河帶來有度數江南全省圖二張。雷孝思、馮秉正、德瑪諾、拜唐阿測繪。

康熙五十二年（1713）十二月二十二日，四執事太監張起麟傳旨交來有度數浙江全省圖一張。雷孝思、馮秉正、德瑪諾、拜唐阿測繪。

康熙五十三年（1714）正月十九日，太監劉尚傳旨交來有度數江西全省圖一張。李秉忠、湯尚賢、麥大成、綽爾代、苗受測繪。

康熙五十三年（1714）九月二十日，奉旨交來有度數福建全省圖一張。雷孝思、馮秉正、德瑪諾、拜唐阿測繪。

康熙五十三年（1714）十二月二十四日，奉旨交來有度數廣東全省圖一張。湯

尚賢、麥大成、李秉忠、綽爾代、苗受測繪。

康熙五十四年（1715）九月二十五日，熱河帶來有度數雲南全省圖一張。費隱、山遙瞻、雷孝思測繪。

康熙五十四年（1715）九月二十五日，熱河帶來有度數廣西全省圖一張。湯尚賢、麥大成、李秉忠、綽爾代、苗受測繪。

康熙五十四年（1715）十二月十七日，奉旨交來有度數貴州全省圖一張。雷孝思、費隱、英珠、郎務禮、雙德、常保測繪。

康熙五十五年（1716）十一月二十九日，口外帶來有度數湖廣全省圖一張。費隱、雷孝思測繪。

上述這些「有度數」的各省全圖共計十三張（其中江南全省圖有二張），遠不夠已經知道的康熙《皇輿全覽圖》的圖幅數目和覆蓋面。那些將軍轄區和邊地的測圖與遞送彙集的時間和過程都還有待新的文獻檔案的發現，或許用滿文書寫的可能性更大，需要海內外學者齊心協力來尋找。現有史料已經證明康熙年間進行的全國大地經緯座標測量和地圖繪制活動，應當是康熙帝派遣在京各官署的官員偕同西洋教士，在各地官府的協同下，通力完成的。測繪過程中也有一些規律可尋：

其一，測繪各省輿圖的基本量算單位為府，而且有圖式。測量從京師開始，自北向南，按省分府逐步推進，最後測量湖廣。

其二，各地測圖完成後，即刻呈送中央。而且不是由測圖工作人員遞送，而是由所測地區巡撫指派專人負責送到皇帝所在的地方。其中實際承擔遞送任務者往往是巡撫最親信的家人。為迅速傳遞圖稿，沿途所經官府尚須提前準備需要的馬匹用品，並鳴鑼開道。

其三，皇帝審閱各省呈送的測繪圖稿之後，送交京城內務府造辦處收貯。因為當時所繪的各省圖稿很大（每幅均十呎見方左右），造辦處輿圖處（房）進行摹繪，重新編輯拼合，這項工作由杜德美著手，於康熙五十七年（1718）完成並進呈御覽。繼而康熙《皇輿全覽圖》的這些繪本圖再經過編繪而製作的木刻版和銅版。

接下來，我們將要討論《皇輿全覽圖》有哪些版本？它們又有怎樣的差別呢？

二、現存《皇輿全覽圖》圖稿、繪本、刻印本經眼錄

全國大地座標測量和地圖繪製是在康熙皇帝主持下完成的，先在宮內設畫圖處（也稱輿圖處）負責，屬臨時機構，測圖完成應即裁撤，但是後續編繪事繁，故又在宮內設立輿圖房，隸屬內務府造辦處，「掌圖版之屬，凡中外臣工繪進呈覽後，藏貯其中」。輿圖房的職責包括收貯各地進呈的輿圖，編纂各類輿圖的目錄，提調輿圖供皇帝閱覽，摹繪輿圖並修裱藏圖。康熙主持測繪的各地圖稿被送到京師以後，由傳教士杜德美在輿圖房負責集聚各省分圖稿進行謄繪、校正，拼合成完整的全國總圖。同時，根據測繪圖稿經摹繪成副本，再製成傳統的木刻版刷印。杜德美將木刻本分幅地圖和一幅全國總圖呈給康熙皇帝，康熙帝看了以後很高興，要求除了用中國傳統的木刻版印製以外，還命宮廷畫師馬國賢（Matteo Ripa，1682-1745）刻成銅版來保存這些地圖。

目前在海內外保存的《皇輿全覽圖》有若干種，包括測繪圖稿、內務府輿圖處的謄繪本、木刻印本、銅版印本等，雖然都可以用《康熙皇輿全覽圖》冠之，可是，各種輿圖之間卻有不少的差異。1943 年在北京輔仁大學任教的德國學者福克斯（Walter Fuchs）著《康熙皇輿全覽圖研究》，曾指出皇輿全覽圖有三種樣的版本：康熙五十六年（1717）二十八張木刻版，康熙五十八年（1719）滿文銅版，康熙六十年（1721）三十二張木刻版。¹² 北京故宮博物院馮寶琳、汪前進等學者也有所介紹。雖然沒有盡數看過康熙皇輿全圖的各種版本，但是可以肯定地講絕不止這三種版本，現僅能以經眼錄來表述曾經筆者寓目的地圖。

（一）測繪分幅圖稿

在四十英尺見方的大幅白宣紙上用墨色硬筆繪製，畫經緯網，度數記在圖的邊框，全部用阿拉伯數字表示。漢字書寫圖題某某省，不加「圖」字。各幅尺寸略有差異，繪製技法與山川城鎮符號基本一致，但山川的畫法各圖不完全一致。從經緯度用阿拉伯數字的書寫筆法，揣度此類輿圖的繪畫應出自西洋人之手，而非參與測圖的中國官員；又因地理要素的表示並不一致，亦可推知其為不同的傳教士在各省測圖時的圖稿。

這類康熙《皇輿全覽圖》的圖稿現保存在北京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簡稱

12 Fuchs Walter, *Der Jesuiten-Atlas der Kanghsi-Zeit, seine Entstehungsgeschichte nebst Namensindices Für die Karten der Mandjuri, Mongolei, Ostturkestan und Tibet, mit Wiedergabe der Jesuiten-Karten in Original Grösse*, p. 6.

「一檔館」)和臺北的國立故宮博物院。但是，由於圖上已經塗畫了不同的顏色，所以還不能斷定是測圖時的草稿，還是謄繪稿。

例1：《直隸全省》

一檔館收藏號：輿圖 284，圖上的圖題名沒有「圖」字。紙本墨繪設色，以過京師的經線為「0」，未寫「度」字；0 經線左為東經、右為西經，均以「1」、「2」、「3」、「4」按序排列，皆以阿拉伯數字表示。山嶺用山型符號表現。天津標記「天津衛」，由此推斷圖面內容表現的時代係康熙時期，疑係傳教士測繪後的原圖稿。

例2：《江南全省》

一檔館收藏號：輿圖 504，圖上的圖題名亦缺少「圖」字。紙本墨繪設色，方位標於四緣，以過京師之經線為 0（度）經線的經緯網，東西經線自京師向左右排序：1、0、1、2、3、4、5；緯線標記在 29 至 35（度）之間，全部用阿拉伯數字表示。山嶺畫山型符號，山頂塗藍色，山腳為棕色，與《直隸全省（圖）》山型符號畫法有別。水系畫雙岸線，不畫波紋，塗綠色。圖內府州治所用不同的符號標誌：

省城：江寧府，用實際城垣輪廓圈表示，塗黃色；

府治：黃色實心方框表示，■ 蘇州府，

州治：紅色實心方框表示，■ 太倉州，

縣城：藍色實心方框表示，■ 儀真縣。

例3：《雲南全省》

一檔館收藏號：輿 793，圖上的圖題名墨書於圖上緣的框內，亦缺少「圖」字。紙本墨繪設色，方位「北」書於圖題的上方。圖內不畫經緯網格，圖的邊框寫有經緯度，全部用阿拉伯數字，不用漢字。緯度：21-28，經度 19-11。圖內的山嶺使用一致的連續三角山形符號，用三角山形符號表現，上緣白色土府用紅色實心方框標示，如：■「永寧土府」、「鎮沅土府」；土州用小尺寸紅色實心方框標示，如：■「蒗蕨土州」、「土順州」；「車里宣慰府」、「鎮沅新府汛」等治所用紅色小圓圈○標示。據此特點可推斷為康熙年間五十四年（1715）耶穌會士傳教士在雲南省測繪時的原圖稿。

例4：《廣東全省》（圖1、2）

一檔館收藏號：輿圖 621，圖上的圖名紅底墨書於圖上緣的框外，亦無「圖」字。紙本墨繪設色，縱 62.1 公分，橫 73.2 公分，方位書於圖框外。圖內畫以過京師之經線為 0（度）經線的經緯網格，圖的邊框寫有經緯度，全部用阿拉伯數字，不用漢字。

府治畫黃色實心藍方框表示，州治以紅色實心方框表示，縣城用藍色實心方框表示。衛、所、營、司畫藍色小方框表示，墟、驛、塘、鋪以藍點表示。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紙本墨繪設色，圖上的圖題名沒有「圖」字，紅底色墨書。經緯度，全部用阿拉伯數字，不用漢字，以過京師的經線為「0」。

例5：《拉藏圖》

一檔館收藏號：輿圖 858，紙本墨繪設色，無經緯網。滿文注記，注記分兩種，其一貼黃，其二墨書在圖上。山嶺，用連體山型符號表示，塗紅色；水系，畫藍色單線，西部畫成半閉合狀。另繪紅色點線表示道路。康熙年間對西藏地區的測圖，先是康熙四十七年（1708）派人隨軍從四川進藏，以目視畫圖，雷孝思閱後認為無法與內地測圖拼合。所以，康熙五十六年（1717）再遣曾在欽天監學習過數學測量的喇嘛楚兒沁藏布、蘭木占巴隨同理藩院主事勝住從青海步行入藏重新測圖。這幅沒有經緯網的《拉藏圖》即其手繪稿之一。

（二）騰繪分幅圖本

騰繪本指測繪圖稿被送達京師內務府之後，由輿圖處按照圖稿重新騰繪的輿圖，共有兩種形式：紙本墨繪、彩繪。墨繪本，畫在宣紙上拼接；彩繪則是按各省分幅，分別標有圖題。圖的繪畫技法、樣式尺寸、經緯度、地理要素和地名的表示和書寫都比較一致。圖框用漢字書寫經緯度，沒有圖說。應是康熙五十五年（1716）前後造辦處輿圖房畫工根據傳教士畫稿騰繪的輿圖。

例1：《黑龍江口圖》

一檔館收藏號：輿圖 275，圖題墨書於圖內上部。紙本彩繪，畫經緯網，京師為中經線，經緯度數用漢字記在邊框，緯度：四十七度（半）至五十五度，每二線為一度；經度：東經十六度至三十二度。圖面覆蓋範圍：北起「磨尼可河」、「阿薩里河」、「乞啟琴河」，南達烏蘇里江匯入口南；東自庫葉島，未標名稱，僅注記山河「英額神山」，西至「阿西克他噶山」，黑龍江與「乞母泥河」匯流處。山嶺：畫綠色山型符號，興安嶺塗黃色表示少林木。水系：畫粗細不同的青綠色，表示大小

河流，不畫岸線，湖泊不畫波紋；海水塗淡青色，亦無繪波紋。城鎮村落畫紅圈，黑龍江江口注記「達不哈敖佛洛」。初步判識此圖係在原測量圖稿基礎上謄繪。

例2：《黑龍江中圖》

一檔館收藏號：輿圖 277，紙本彩繪，畫法與《黑龍江口圖》一致。「髮渾城」標在黑龍江東岸，西岸相對處注「薩哈連烏喇城」。

例3：《黑龍江源圖》

一檔館收藏號：輿圖 273，紙本彩繪，繪法與《黑龍江中圖》一致。以京師為中度經線，經緯度數用漢字記在邊框，緯度：四十五度（半）至五十五度；經度：圖上緣西九度（半）至中度，下緣西八度至中度。圖面覆蓋：北起「泥模處河」（江源頭），南達「西拉布里克鄂模」、「翁敦托魯可山」；東自黑龍江泥撲處城（圖內僅注地名，無標記），西至敖嫩河、肯特山、克魯倫河上源撒納河、敖魯龜山。山嶺：用山形符號描繪，較木刻本細緻（見後文）。水系：僧哭勒河（巴顏烏喇東側），畫點線表示斷流河，其東「他拉即兒即河」為實線入直魯倫河。

以上黑龍江三幅地圖繪畫技法和樣式均比較一致，故判斷出自造辦處輿圖房畫工之手。

例4：《西藏圖》（圖3）

一檔館收藏號：輿圖 851，紙本墨繪設色，畫赭紅邊框，用漢字注記經緯度數。畫以過京師之經線為中經線的經緯網，經度：二十八度至十六度（脫「西」字），緯度：二十六度至三十三度。山嶺，畫三角山形符號，塗青綠色；水系，不畫岸線。此圖東部與雲南、四川接界，標「永寧府」。西部標「羅西噶爾」、「綾灘」。前藏拉薩、後藏日喀則均用紅色方框口標誌，其他地方聚落用紅色圓圈 ○ 表示。羊卓雍湖，畫湖中島嶼，島上繪山巒；湖週邊畫河流匯入。湖的西北未畫道路，但是標有聚落符號，地名：「擺地」（木刻版作「拜的河屯」，今白地）、「訥噶兒則」（木刻版作「那喀拉則河屯」，今浪卡子縣）、「魯克海」（木刻版作「鷗克林喀河屯」）、「處署兒」、「乾巴嶺」。「騰格里海」（今納木錯），畫橫長形，有多條河水流入湖。

（三）謄繪拼幅總圖本

前文已經述及各地測量經緯度繪製的圖稿被送達京師內務府造辦處以後，由傳

教士杜德美負責將各省分圖稿謄繪、校正並拼合成全國總圖。目前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保存著一幅署「康熙丙申」繪製的全國總圖，康熙丙申即五十五年（1716）與各省分圖完成的時間相當，反映康熙末年的疆域，故推測此圖應係謄繪原測繪圖稿後的拼合本。

例1：《大清中外天下全圖》

一檔館收藏號：輿圖 137，圖名《大清中外天下全圖》，墨書在地圖裝裱的背軸上，並非地圖上的原圖題，疑係該圖裝裱後所命名。

紙本墨繪設色，方位上北下南，邊框用漢字注記經緯度，畫以穿過京師的「中」經線為本初子午線的方格網，緯度：八（七未標）至五十四（五十五未標）之間，經度：西三十二至東二十五之間。圖內注記全部用漢字，圖面覆蓋範圍：北起「白喀兒鄂楞」（貝加爾湖）、「羅刹」（俄羅斯），南抵「萬里石塘」（南海諸島），東自黑龍江口、日本、呂宋，西達後藏、「西翰海」、昆侖山。長城內畫 15 省，苗疆空白。臺灣島畫的面積極大，超過琉球，西海岸著色，中部山嶺注記「大岡」（可能係「木岡」之誤），東海岸空白繪一大湖，注記「下炎水」，疑係「下淡水」之訛；城址注記：「臺灣府」、「諸羅縣」、「鳳山縣」、「綠耳」、「紅毛城」。雲南省永北府已置，東川府尚未劃歸四川。西藏僅標前藏、後藏，缺少更細緻的內容，惟突出：「日噶兒」、「洋毋烏克海」（羊卓雍湖），顯然還沒有經過實測；黃河源標「查陵鄂模」、「鄂陵鄂模」，西端標「黃河發源」。打沖河（雅礱江）源與康熙皇輿全圖其它版式畫法一致，圖內地名之「真」字皆未改，反映雍正即位前的疆域狀況。由此推斷該圖可能是康熙年間大地測量之後分幅圖拼合在一起的整幅總圖。

該全國總圖突出的特點是圖上有四段識文。右下端的識文：

「輿圖之製，歷代皆有之，北極高卑，東西廣狹，僅約其概，弗得其詳。惟有南懷仁製，為每方百里準之天下，繪為中外總圖，較前精矣。但天下之大，足跡未經，所著者猶有差謬。至本朝中外一統，久道化成。康熙丙申，遣使臣遍歷各省，用儀器攷北極高度，繪中外輿圖，每方百里。自北距南有二百里，則北極高一度；自南距北二百里，則北極低一度；距百里則半度，餘各有差。以順天為中宮，縱橫百里，上應天度，南北相懸，東西各別。閱圖者一攷北極高度，一攷天星分野，一攷道途遠近，一攷各地界限，一攷山川脈絡，一攷江河源流。分之則每省各為圍，為以顏色無相雜也。合之則中外共為一張，經緯有其度數，實相聯也。洵稱美善之規，

宜珍為金玉之寶也夫。」

剩下三段注記均錄自康熙甲寅（十三年，1674）南懷仁《坤輿圖說》對亞洲、美洲、歐洲各國風俗、地理的解讀。由上段文字可知此圖參考康熙命遣使臣遍歷各省測經緯度之分省圖而合之，然「康熙丙申歲」（五十五年，1716）應是完成全國測圖之時日，而非測圖之始，識文所記時間似有誤。此圖主要表現大清疆域，雖然顯示了朝鮮、越南和南海諸島等地域，也並非如南懷仁《坤輿全圖》顯示各大洲、大洋，所以後世裝裱冠之以《大清中外天下全圖》，亦不準確，此圖未曾面世。

例2：《西藏圖》

一檔館收藏號：輿圖 857，此圖無圖名，紙本墨繪設色。圖上內容用滿文注記，畫經緯網，經緯度用漢字記載圖的邊框上。但是圖的右上緣不標經緯度，僅在圖的左下緣標經緯度。另外在圖的左下框書寫「第七排」、「第八排」漢字。經度：自右向左，注記「西三十六」至「西三十」；緯度：自下而上，第七排注記「南十五」至「南七」，第八排注記「南二十二」至「南十五」。圖上畫紅色點線表示道路，經過羊卓雍湖的北岸。羊卓雍湖，湖水塗青綠色，湖中畫島嶼，島上繪三角形山巒，著紅色；湖的週邊沒有畫河流匯入。

筆者按：這幅表現西藏的地圖，緯度是從南向北，度數由高向低遞減，與通常從南向北，由低緯度向高緯度的標誌相反。按照圖的外緣只有一側標誌經緯度，在圖的左下框墨書「第七排」、「第八排」，以及不具圖題來分析，此圖應是與康熙《皇輿全覽圖》其它圖幅可併合的總圖中之一幅。

（四）木刻印本

木刻印本是康熙五十六年（1717）內務府造辦處輿圖房在測量圖稿的基礎上重新繪繪，然後刊刻木質圖版，用墨刷印。圖上畫以穿過京師的本初子午線為中經線的經緯網，此圖的地理要素主要描繪山嶺和水系的分佈，以及府、州、縣治所和部分衛所的位置，不表現道路或其他內容。其中分為可拼合的全國總圖，每幅不具圖名，以及每幅各具圖名的分幅圖。

《皇輿遍覽全圖》（總圖），康熙五十六年（1717），木刻墨印設色，長城內外皆用漢字標注。《清代內府刻書目錄解題》十五《地理類》描述：「是圖亦名《皇輿遍覽全圖》。木刻墨印設色，板框高 210 公分，寬 226 公分。此圖反映的範圍遼闊，但西藏及蒙古極西地方繪製簡略，多空白。黃紙簽注五嶽名稱，於主要河流均注明

源頭所在。關內外以漢字注地名。省會及主要地名均以黃簽注明，共九十八處。」¹³

此圖畫以穿過京師的本初子午線為中經線的經緯網，山嶺採用三角山形符號表現，與銅版的略呈平頂的山形符號有所差別。圖內有九十八條墨書黃紙貼簽，包括長城以內直省的名稱（沒有「省」字），用黃紙簽貼在省城的位置，如：「江南」貼在江寧府側，「山東」貼在濟南府側，「河南」貼在開封府側，「江西」貼在南昌府側，「浙江」貼在杭州府側。表示傳統天下觀的五嶽均貼簽，山東泰山側貼「東岳」，陝西華山側貼「西岳」，山西恒山側貼「北岳」，湖廣衡山側貼「南岳」，河南嵩山側貼「中岳」，而均未用「嶽」字。另外，還有河流源頭及重要地點亦貼簽。如：在遼東半島南端「旅順城」和「舊旅順城」處貼黃紙簽標有「旅順口」。「旅順口」地名初見於明嘉靖《遼東志》卷二〈建置志〉：「旅順口城，金州城南一百二十里」，有南北二城，分別建於洪武四年和永樂十年，因「海運舟至此登岸」，置旅順口關以課稅，城內駐中左千戶所、旅順驛和遞運所。金國皇太極天聰七年（1633）遣軍攻克而駐軍，被清廷視為衝要。但是由於「旅順口」一名多在清中後期使用，所以這些黃紙簽是否為康熙時期所貼，尚待推考。圖內空白處，主要是青海湖、黃河源以西地區，西藏西北部，寧夏賀蘭山以西，以及今蒙古西部和新疆地方，當時這幾塊地區尚在準噶爾策妄阿拉布坦的控制之下。此外湖廣、貴州、四川交界的苗區也是空白，注記「生苗」，均未能進行大地測量。與杜赫德以及其他描述《皇輿全覽圖》書中的記載是一致的。

皇輿全覽圖的木刻版分幅圖，每幅各具圖名，現存有兩套，版式基本一致，惟圖幅數量有別。

1. 康熙五十六年（1717）初刻本，總圖一幅，分省和地區圖二十八幅，計：

長城以內十五幅：《直隸全圖》、《河南全圖》、《陝西全圖》、《山西全圖》、《山東全圖》、《江南全圖》、《浙江全圖》、《江西全圖》、《福建全圖》、《廣東全圖》、《廣西全圖》、《貴州全圖》、《四川全圖》、《雲南全圖》、《湖廣全圖》；長城以外五幅：《盛京圖》、《烏蘇里江圖》、《黑龍江口圖》、《黑龍江中圖》、《黑龍江源圖》；蒙古三幅：《熱河圖》、《河套圖》、《色楞厄河圖》；《河源圖》一幅、《金沙江瀾滄等江源圖》一幅、《雅礱江圖》一幅、《哈密圖》一幅、《朝鮮圖》一幅，惟缺西藏和蒙古西部。

13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遼寧省圖書館編著，《清代內府刻書目錄解題》，頁261-262。參見曹婉如主編，《中國古代地圖集（清代）》，圖版154、155。

各具圖名，可以拼接，地名全部用漢文。直隸長城衛所多數已改制，而山東沿海衛所尚未裁撤。

2. 康熙五十八年（1719）複刻本，三十二幅，增加《拉藏圖》、《岡底斯阿林圖》、《雅魯藏布江圖》、《雜旺阿爾布灘圖》。每幅各具圖題，圖框經緯度全漢文標注。1943年福克斯（Walter Fuchs）在北京輔仁大學出版《康熙時代耶穌會教士所繪之中國地圖集》（*Der Jesuiten-Atlas von China aus der Kang-Hsi Zeit*）一書，考訂這一版是康熙六十年（1721）刊刻，書中附錄了三十六張分幅圖（多出《哈密噶思圖》、《西藏圖》、《河源舊圖》、《金沙江圖》），圖框經緯度不僅用漢文標注，而且用西文標注，圖題也用德文，應當是他自己增加的。

以上兩版地圖的印本在北京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均有收藏，其中全國總圖世間難得一見。

如果將木刻版圖與謄繪本對比，我們會發現二者之間還是有些許差別，舉證如下：

例1：《黑龍江口圖》（圖4）

一檔館收藏號：輿圖 274，木刻本墨印，覆蓋地域與謄繪本《黑龍江口圖》一致，可是部分地區增加了森林、沼澤、水草地符號。「厄米勒河」、「格林（楞）河」流域增繪許多散點表示沼澤及水草地，謄繪本圖未表現；森林集中在北緯五十一度至五十三度之間，即外興安嶺以南、「羊山」（布列亞山）以東地區，黑龍江南岸小興安嶺沒有畫森林標誌。

例2：《黑龍江源圖》（圖5）

一檔館收藏號：輿圖 272，沒有繪森林符號，山嶺符號較謄繪本稀疏，水系支流的描繪也不如繪本圖詳細。「泥撲處城」，繪本圖脫標符號，刻本圖已增補圓圈標誌城鎮。「他拉即兒即河」匯入克魯倫河的下游河段繪雙點線，似乎表示斷流，繪本圖畫實線。

例3：《四川全圖》（圖6）

一檔館收藏號：輿圖 607，永寧衛（今四川敘永縣）西南增注「東川府」和「鎮雄土府」、「烏蒙土府」等土府，說明《皇輿全覽圖》的木刻本地圖較繪本圖的內容有所增補。

（五）色繪附圖說本

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保存著一套紙本墨繪設色《皇輿全覽圖》分幅本，與前文所述的膳繪本、木刻本比較，圖面覆蓋範圍、標繪內容均一致，經緯度全用漢字注記。表示山嶺的山型符號的畫法，各省全圖均有差異，推斷係畫工根據出自不同之手的測圖時的圖稿摹繪，而每幅圖上有用墨筆書寫的圖文則是與其它版本康熙圖最重要的區別。由於圖內標「儀真縣」、「真定府」，沒有改成儀征和正定府，顯然不是雍正登基以後的摹繪本，而應是造辦處輿圖房畫工根據傳教士畫的測繪圖稿而摹繪的分省圖，但增加了介紹各省的文字描述。圖文的內容有省城的經緯度，境域東西與南北之廣袤及四界，主要的山嶺與水系，省內府、州、縣的數目等寫本。目前海內外一些圖書館收藏同類的彩繪本康熙《皇輿全覽圖》，如：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一套，北京大學圖書館也保存一套，但是因為圖中的「寧」字已經改寫成「甯」，顯然屬於道光登基以後的摹繪品。那麼其所依據的祖本應當就是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收藏的這一套，繪製時間不晚於康熙六十一年（1722）。

例1：《雲南全圖》

一檔館收藏號：輿圖 791，圖題寫於圖內上方，紙本彩繪，四緣標經緯度，圖內繪經緯網，以過京師的經線為中經線，經度：西十九度至西十一度（圖上框），緯度：用阿拉伯數字表示，21.5 度至 28 度。覆蓋範圍：北自「蒙番界」、「怒彝界」、「四川界」，南達「交趾國界」、「老撾界」、「阿瓦國界」；東起「貴州界」、「廣西界」，西止於「僂僂界」、「緬國界」。圖內地理要素先用墨勾畫，再設色。山嶺畫山形符號，加繪青綠色山頂；水系畫淡青色，不用墨勾岸線，湖泊不畫波紋。國界，用點線……表示；省界用點橫線 - - - 表示，府、州、土府、土州治所、衛、所、營、驛用不同顏色的符號表示。圖內標「鎮沅土府」、「麗江土府」、「永寧土府」、「土順州」，反映雍正五年（1727）改土歸流之前的狀況。

圖左上緣附圖說：

「雲南 雲南府北極高二十五度，偏京師之四十四度，餘各府州縣有差。井鬼分野，東西廣一千四百里，南北長一千三百里。北界四川，南界交趾，東接貴州，西界緬甸，西北近蒙番，西南通阿瓦。滇國為南乾龍之始，自麗江雪山始起祖，左界金沙，右界瀾滄，由雞足西轉廣通分昆明由曲靖而走黔入粵，支脈不可勝悉矣。滇西北之水皆入金沙而歸四川，西南之水皆入瀾滄而歸車裡，正東之水皆入八達而歸廣西，正北之水皆入潞江

而歸阿瓦。大江從楚雄斜界其間，上發自蒙化，下流入元江，往北者以東海為宗，往南者以南海為歸，所稱南龍九省之源也。

二十四府 三十一州 三十七縣」

例2：《陝西全省輿圖》

一檔館收藏號：輿圖 380，圖題與其它有別，紙本彩繪，畫經緯網格，邊框全部用漢字注度數，以京師為中經線，經度：西十七度至西六度，緯度：三十二度至四十度。圖幅覆蓋東自山陝二省交界，西至甘肅嘉峪關。山嶺用三角山形符號表示，長城塗棕黃色畫三橫紋，畫雉堞，詳細標注長城各衛、所、營、堡、口、關門。衛，用紅色菱形符號標誌，如：◆「潼關衛」、「榆林衛」；所，用紅色小圓圈標示，如：○「古浪所」。圖內「真寧縣」未改名正寧縣，顯然畫於雍正登位之前。圖的左上方附圖說：

「陝西 西安府北極高三十四度半，偏京師之西七度半，餘各府州縣有差。井鬼分野，東西一千四百里，南北一千四百里，西北斜廣四百里。北界長城外，南界四川，東界山西，東南界湖廣、河南。通楚蜀而達豫冀，界番夸西抵沙漠，山河四塞，形勝甲天下，所稱金城千里者也。脈起岷山，分崆峒，走鞏昌、臨洮，南轉平涼至鳳翔，東行慶陽至延安。凡洮河、大通河、南王河、清水河北流而入於黃河。一支由嶓冢至寶雞，分漢中、西安。凡通謂、莊浪、醴泉、三原、合水、甘泉、洛河諸水至朝邑，則東會而入於黃河。又嶓冢山下漢水出焉，襄城、漢陰、鎮安諸水俱會於漢而入於江」¹⁴

例3：《山東全圖》（圖7）

一檔館收藏號：輿圖 320，紙本彩繪，畫經緯網格，邊框全部用漢字注度數，以京師為中經線，經度：西一度至東六度，緯度：三十五度至三十八度。河流塗青綠色，不畫岸線。詳細描繪沿海島嶼，用不同符號標誌府州縣治及沿海衛所。如：府畫□「登州府」、州畫■「武定州」、縣畫■「海豐縣」、衛畫◆「靈山衛」、所畫○「浮山所」。圖的右下方附圖說：

「山東 濟南府北極高三十六度半，偏京師之東一度，餘各府州縣有差。危宿分野，東西廣一千七百里，南北闊七百里，西北界直隸，西南界河南

¹⁴ 按，未記陝西省域內府州縣數目。

江南，正東即海也。屬齊魯舊域，海岱雄區，外引黃進，內包遼海，四面以臨中原，洵陸之區也。山脈源於中幹，從開封而走青齊，盡於登萊。黃河夾北，長江夾南，鄒魯鐘泰山，東嶽之靈，聖賢出焉。昔之黃河由封丘而走大名，自南遷而不由故道，中幹之脈反為京師之左臂矣。

六府 十五州 八十九縣」

例4：《四川全圖》

一檔館收藏號：輿圖 603，紙本墨繪設色，以過京師之經線為中經線的經緯網，邊框全部用漢字注度數，經度：西十六度至西六度，緯度：二十六度至三十三度。各級治所用不同的符號標誌：府城用紅色空心正方框 □ 標誌，如：「遵義府」、「馬湖府」，州城用紅色實心豎長方形 ■ 標誌，如：「劍州」、「達州」，縣城用紅色小實心正方框 ■ 標誌，如：「昭光縣」（「昭光」係昭化縣之誤），衛城用紅色實心菱形 ◆ 標誌，如：「永寧衛」、「建昌衛」、「鹽井衛」。所、驛和已經裁廢的縣城用紅色圓圈 ○ 標誌，如：「迷易所」、「劍門驛」、「打箭爐」、「大寧廢縣」、「大昌廢縣」。圖的左上方附圖說：

「四川 成都府北極高三十一度，偏京師之西十二度，餘各府、州、縣有差，井、鬼分野。東西一千八百里，南北一千里，北界陝西，南界貴州，西北界西番，正南界雲南，正東界湖廣。北走秦鳳，有鐵山、劍閣之塞；東下荊襄，有瞿塘、滯澗之險；南通六詔，有瀘水、大莪之國；西拒土番，有石門、崆峒之障。山水襟東，自衛藩籬者也；山勢乃中幹之，始從西傾；朱圉而南，為嶓冢、漢源、夾江而趨者；北即終南、華雄，南則蜀東諸峰；又東南為岷山、江源，夾江而東者；北支即西傾以南、嶓冢以西之脈，為恒水、西漢水及江陵諸源；又南趨為蒙、蔡諸山，青衣、大渡、馬湖江諸源；又南為桐柏、淮源，至唐州、桐柏縣入淮，抵信陽，趨廬入揚，盡於通。

十府，二十二州，九十九縣。」

按，此圖內四川諸衛、所皆未改制，「大寧廢縣」乃康熙七年裁廢，併入奉節縣；「大昌廢縣」為康熙九年裁撤，併入巫山縣，此皆見於康熙二十四年始纂之《大清一統志》的記載，但其它省圖並沒有全部將裁廢的縣城標出，從而推測圖內資訊並非測圖人員實測的結果，而有可能參據了志書典籍。康熙三十七年（1698）改東川土府為軍民府，圖內未見標誌。而木刻本則標誌了「東川府」和其它土府，

這是兩種版本的差別。

（六）銅版印本

康熙五十八年（1719）由宮廷畫師馬國賢（Matteo Ripa，1682-1745）刻成銅版的《皇輿全覽圖》共四十七塊銅板，其中有圖者四十一塊，每塊版長 39.8 公分，寬 92.2 公分，以緯度差五度為一排，分為八排，每排圖幅的數量不等，此銅版藏於瀋陽故宮博物院。以通過北京的經線為本初子午線（零度或中經線），每排皆以北京的經線為起點，分別向東向西排列，所以本初子午線未在圖框上標出零度或中經線。緯線均為平行直線，經線與緯線斜交。比例尺約為 1:140 萬。全圖覆蓋範圍：東自黑龍江口，西迄新疆哈密（圖內經度為東經 27 度至西經 40 度之間）；南起海南島，北至貝加爾湖（圖內緯度為 18 度至 61 度之間）。

銅版印本圖上長城以外（包括朝鮮）的地名全部用滿文注記，長城以內的直省用漢文注記。共製有兩種銅版：初鑄本，岷山以西內容疏略。修訂複鑄版，岷山以西的藏區重新修訂山川湖泊，增加了用點線表示的道路，用房屋或方框表示的寺廟和聚落；嘉峪關外亦增加了點線表示的若干條道路（圖 8）。

修訂版應是康熙五十七年（1718）遣三路大軍入藏平定策妄阿拉布坦之後的結果。反映欽天監喇嘛楚兒沁藏布、蘭木占巴隨同理藩院主事勝住從青海步行入藏重新測圖的成果已經與其它圖幅拼合編繪。前文述及康熙五十八年（1719）再次用木版刊刻的三十二張分幅圖，增加了《雜旺阿爾布灘圖》、《岡底斯阿林圖》、《雅魯藏布江圖》、《拉藏圖》，也應是這次入藏測圖的新成果。

因此，康熙五十九年（1720）《清聖祖實錄》記載康熙皇帝的聖諭：

「朕於地理，從幼留心，凡古今山川名號，無論邊徼遐荒，必詳考圖籍，廣詢方言，務得其正，故遣使臣至崑崙西番諸處。凡大江、黃河、黑水、金沙、瀾滄諸水發源之地，皆目擊詳求，載入輿圖。今大兵得藏，邊外諸番，悉心歸化，三藏阿里之地，俱入版圖，其山川名號，番漢異同，當於此時，考證明核，庶可傳信於後。」¹⁵

銅版印本圖與木刻版印本圖相比較還是有些差異。

銅版印本圖山嶺畫三個上下重疊的三角符號，線條畫的比較柔緩，山頂略平，

15 覺羅勒德洪等總裁，《聖祖仁皇帝實錄》，卷二百九十，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辛巳，頁 2b-3a。

而不那麼尖銳，顯示連續的山體符號。木刻版圖山嶺畫三個或兩個平行的三角符號，線條平直而尖銳。銅版圖部分湖泊刻畫平行線條表示湖岸，而木刻版圖則不畫。

木刻版圖部分地名使用簡體或異體漢字，如：「礼州所」、「会川衛」、「会通河」（圖 9），而銅版圖同一地名則完全用正體的「禮州所」、「會川衛」、「會通河」。（圖 10）

銅版和木刻版印本圖各省之間的省界均畫點線表示，但是銅版印本的長城以外的蒙古、哈密、西藏地區還用點線表現道路，二者容易混淆。

《皇輿全覽圖》的木刻印本傳送到巴黎以後，1737 年法國製圖師唐維爾（d'Anville）增補了歐洲人東來亞洲沿途所記的資料，修訂而成《中國、蒙古與西藏新地圖》（*Carte la Plus Générale et qui Comprend la Chine, la Tartarie Chinoise et le Thibet*），在巴黎用法文出版，其更為詳盡精確的內容開創了十八世紀西文亞洲地圖的新時代。

康熙五十六年（1717）皇輿全圖繪製完成，可惜法王路易十四已經於兩年前去世。雖然路易十四並沒有親眼看見過皇輿全圖，可是他支持那些具備數學與測量之技法的耶穌會士來華，所以客觀地看，不能不承認，是康熙皇帝與法王路易十四成就了經緯度大地測量和地圖的繪製，並推動了東西方科學交流的時空傳遞。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清)馬齊、張廷玉、蔣廷錫等監修總裁，《聖祖仁皇帝實錄》，《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四川巡撫年羹堯奏進川省輿圖摺〉，《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5冊，1610號，北京：檔案出版社，1985。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江西巡撫佟國勳奏為賚送江西輿圖摺〉，《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5冊，1491號，北京：檔案出版社，1985。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江西巡撫佟國勳奏為遵旨奏聞來省繪畫輿圖人員情形摺〉，《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5冊，1528號，北京：檔案出版社，1985。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江寧巡撫張伯行奏進江南及河南輿圖摺〉，《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4冊，1334號，北京：檔案出版社，1985。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浙江巡撫王度昭奏呈浙江全省輿圖摺〉，《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5冊，1476號，北京：檔案出版社，1985。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貴州巡撫劉蔭樞奏報賚送貴州輿圖摺〉，《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6冊，1926號，北京：檔案出版社，1985。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譯，〈廣東巡撫滿丕奏進廣東省全圖摺〉，《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2509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二、近代論著

- 杜赫德(J.B. Du Halde)編纂，葛劍雄譯，〈測繪中國地圖紀事〉，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歷史地理》，第二輯，1982。
-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遼寧省圖書館編著，《清代內府刻書目錄解題》，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5。
- 曹婉如主編，《中國古代地圖集（清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 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北京：中華書局，1995。
- Fuchs Walter, *Der Jesuiten-Atlas der Kanghsi-Zeit, seine Entstehungsgeschichte nebst Namenindices Für die Karten der Mandjuri, Mongolei, Ostturkestan und Tibet, mit Wiedergabe der Jesuiten-Karten in Original Grösse*. Press, Peking: Fu-Jen Univ. 1943.

Study on Mapping Atlas of the Empire Kangxi Era with Editions

Li Xiaoco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Mapping of the general map in the Emperor Kangxi Dynasty was undergoing a great change from drawing the pictorial maps for compilation of the gazette, *Da Qing Yi Tong Zhi* to mapping by survey and draw with latitude and longitude. The Jesuits and the Chinese offices participated the work of survey and mapping for the map with title of *Huang Yu Quan Lan Tu*. This paper, the first, describes how to survey for mapping by the Jesuits and the Chinese offices all over the country and to transmit the manuscripts to Emperor Kangxi according as the archives in the Imperial Palace; and the second, makes a comparison between manuscripts, transcribes, woodcuts and copperplates to describe the difference of them. After the copies of the general map of *Huang Yu Quan Lan Tu* were carried to Paris for reproduction on copper plates, Jean Baptiste d'Anville took advantage of the occasion to transfer *Carte la Plus Générale Etqui Comprend le Chine, la Tartars Chinois et du Thibet* which was published in Paris in 1737. Two emperors Kangxi and Louis XIV accomplished the great delivery across time and space of scientific intercourse for survey and mapping with latitude and longitude between the west and the east, and then to inaugurate a new scientific era on history of cartography.

Keywords: Documents, Jesuits, Memorial to the throne, Editions of the Kangxi Atla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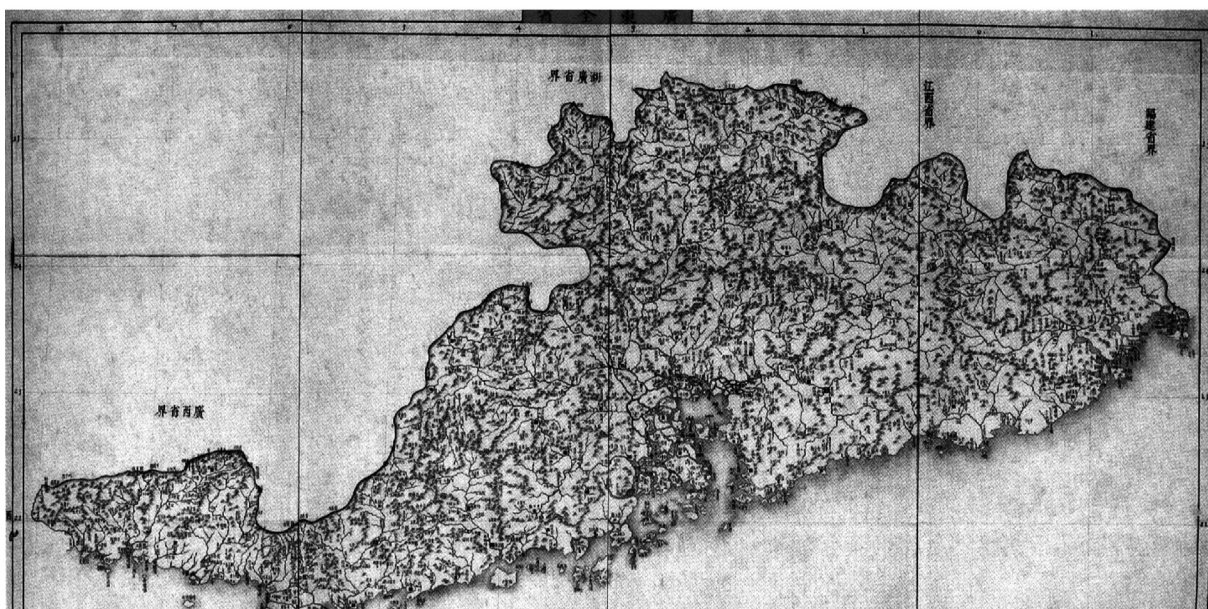


圖1 康熙 《廣東全省》 局部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與圖621



圖2 康熙 《廣東全省》 局部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與圖6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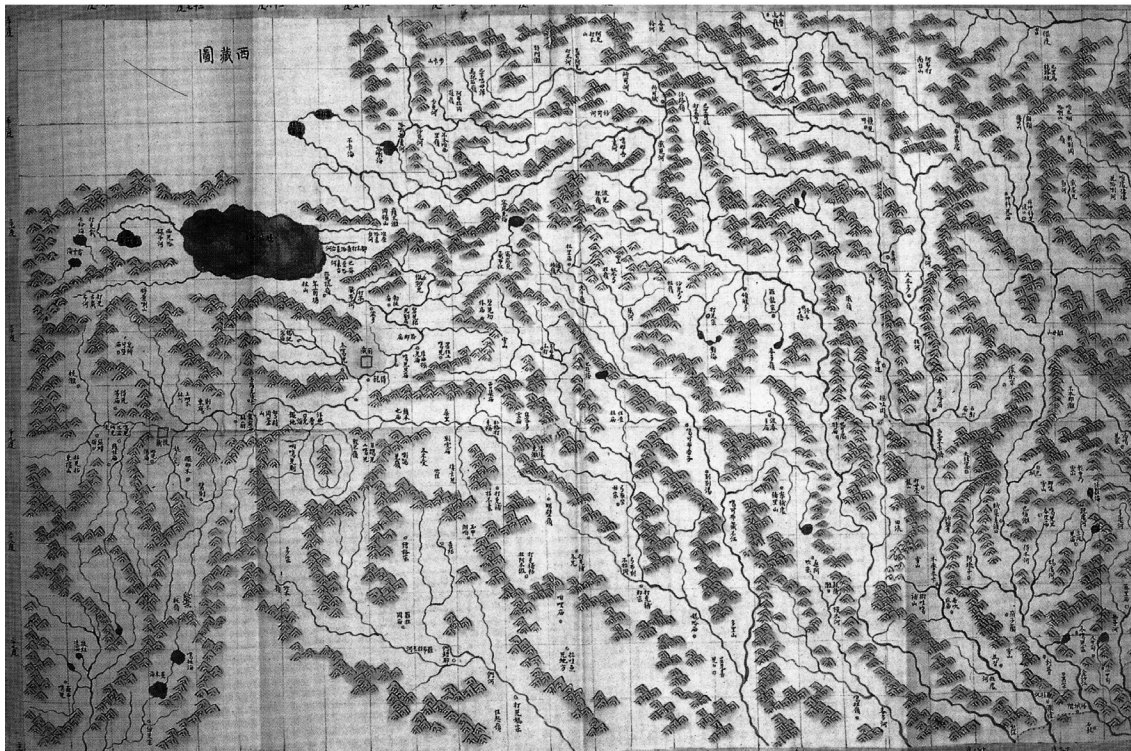


圖3 康熙《西藏圖》局部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與圖8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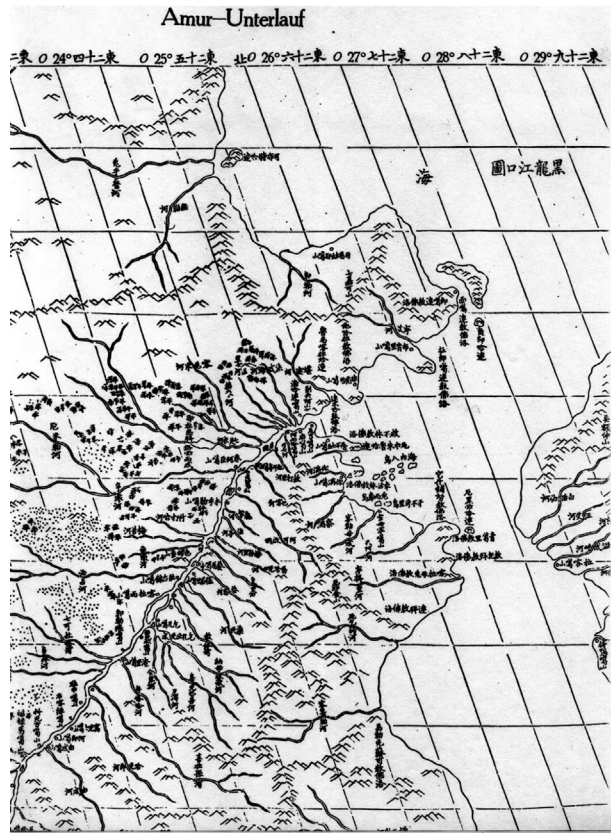


圖4 康熙《黑龍江口圖》木刻本局部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與圖2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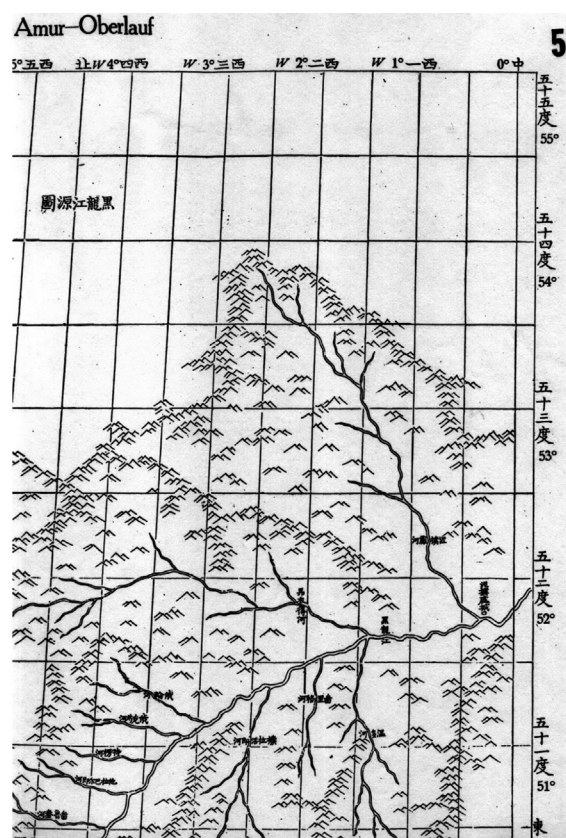


圖5 康熙 《黑龍江源圖》 木刻本局部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與圖272



圖6 康熙 《四川全圖》 木刻本局部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與圖6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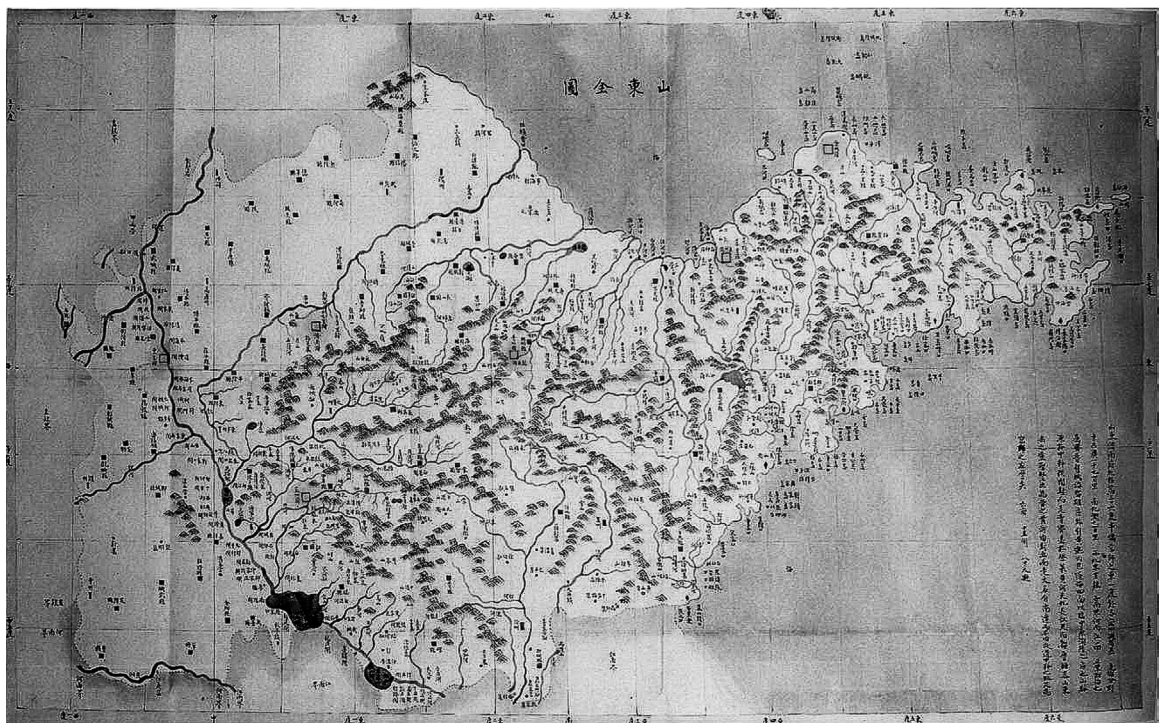


圖7 康熙 《山東全圖》 色繪附圖說本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與圖3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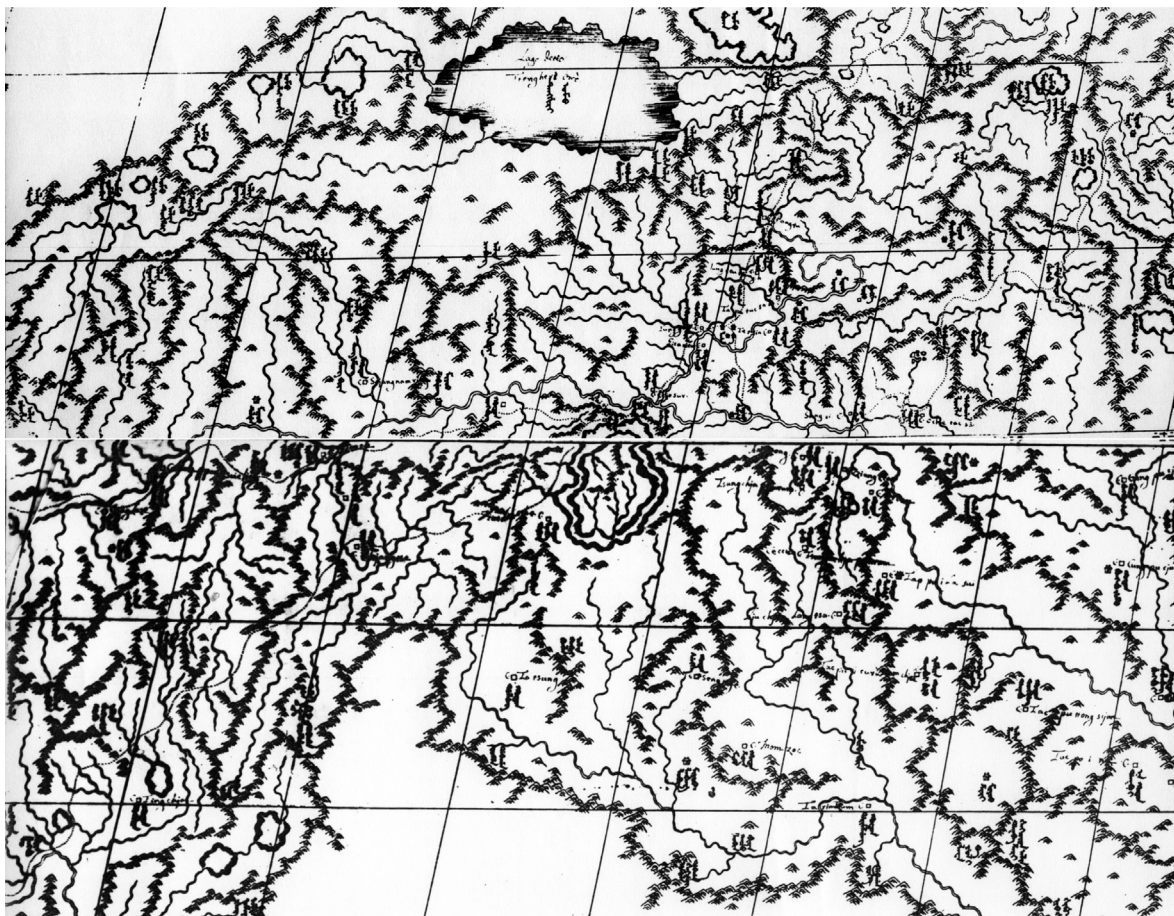


圖8 銅版《西藏圖》增繪點線表示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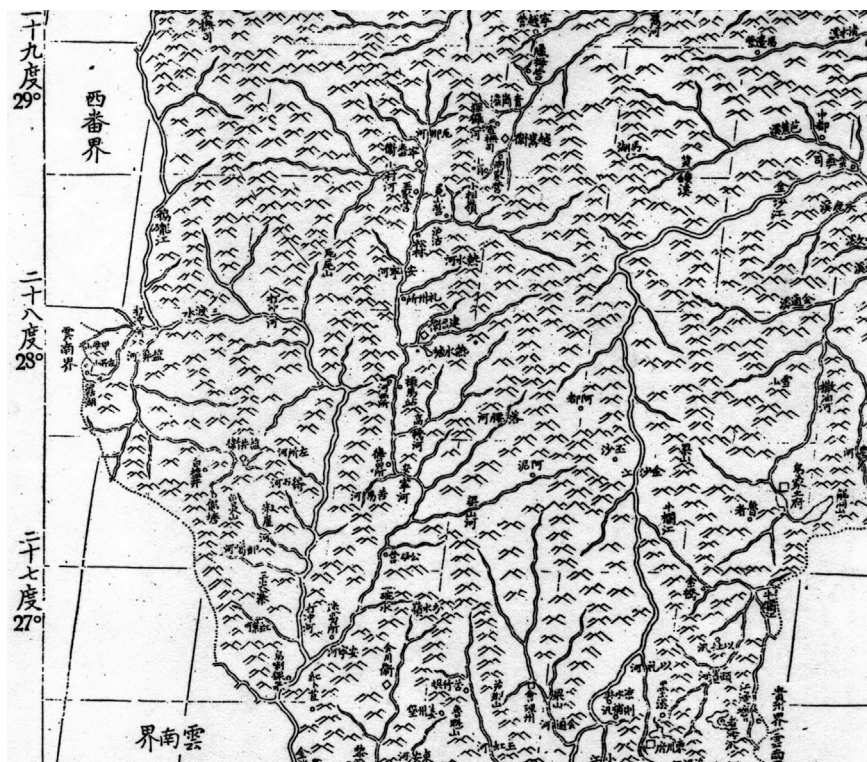


圖9 木刻板圖部分地名使用簡體或異體漢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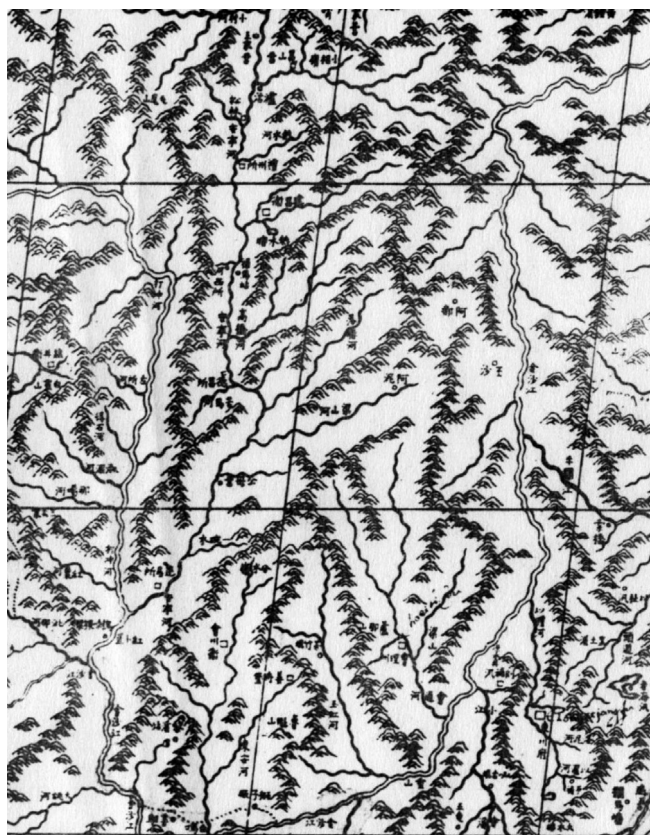


圖10 銅版圖同一地名用正體字

